

钱塘潮声不滞 围垦精神永存

□余观祥

忆钱塘,最忆是围垦。
去年底,“钱塘·潮声”宣讲团成立,我有幸成为一名宣讲员。

作为一个沙地之子,一名钱塘围垦的亲历者,一位围垦文化的传播者,宣讲举世瞩目的“钱塘围垦精神”,传承钱塘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建党百年献礼,意义非同一般。钱塘围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体现,是钱塘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艰难创业的生动实践。

作为区级宣讲团成员,接到任务后,倍感压力,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我精心备课,力求将精致的文字,震撼的图片,声情并茂地传递给受众,望不负组织重托,展现昂扬的激情,高质量的宣讲效果,向党的百年华诞,献上一份薄礼!

凭借多年珍藏围垦资料图片的优势,从中选取具有现场感、纪实感的图片,制作成PPT,用文字的穿透力,图片的冲击力,语言的感染力,把沿江一带百姓,当年“涂涨就开垦,坍江就逃难”的辛酸史,淋漓尽致地做了展现,再把钱塘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潮斗的豪情壮志,写在纸上,播在屏幕上,真实再现钱塘人民的时代风貌。

讲座现场,我把当年围垦战天斗地、你追我赶,惊天动地的照片、视频一一进行展现,力求在文字和语言上做到声情并茂,同步表达,以“围垦拓荒牛精神”去鼓舞新一代创业者,使之成为建设热土的精神动力。

“围垦感受:抽筋、剥皮、掉肉。”“围垦感悟:激情、振奋、忘我。”首先我对抽筋、剥皮、掉肉做了解释。“在围垦滩涂上,挑上一百多斤重的泥担,一天到晚行走在像装了弹簧一样的滩涂上,当河道越掘越深,大堤越筑越高时,双腿跳到石石硬,挑堤挑到脚抽筋”。

而1993年以前的围垦,清一色是人海战

术,挑筑堤坝全靠肩挑手扛,人称“肉搏战”。每一期围垦,一挑通常挑上七八天,大多数人的肩胛皮都磨破,有的磨得血出淋淋,这就是挑堤挑到肩剥皮,简称剥皮。

有人会禁不住问:“长在身上的肉会掉吗?”我掷地有声地做了解答:掉肉一词,并非夸大其词,而是确实存在的。每一次围垦,住的是草棚,睡的是地铺,吃的霉干菜和麦稀饭,喝的是盐碱水,挑的是重挑,朔寒风、踏冰霜,早出晚归,负重而上。一次围垦下来,一个成年人体重减少三五斤,是司空见惯的,这也就是我们对围垦挑泥挑到人掉肉的注解,俗称掉肉。

在宣讲过程中,会场异常安静,台下受众聚精会神。当我解读完“掉肉”一词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也是围垦精神的魅力所在。

紧接着,我对围垦感悟:“激情、振奋、忘我”六字作了一一解读。

“激情”。在围垦驻地,围垦大军们,通过一夜的休整,一支支队伍挑着工具,冒着刺骨的寒风,赤脚踏着刀尖般的薄冰,蹚过一条条流化沟,摸黑向10多里路外的工地进发,场景蔚为壮观。目睹现场,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振奋”。在围垦工地上,虽人人都负重前行,但互相追逐的场景无时不在上演。乡与乡、村与村、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大家自觉产生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劳动中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激情饱满。作为一个集体来讲,都不愿意落后于人家半拍,作为一个个体来讲,谁都不愿意落后于人半步,现场的气氛,就一个词,“令人振奋”。

“忘我”。就是“我将无我”。凡前来参加围垦的人,都怀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一股热情,围垦是农业的一大部分,当然是支援的重点。有的在乡镇企业工作,义无反顾,请假而来;有的开店经商,暂停营业,关门而来;有的出外打工,跋山涉水,远道而来……

紧接着我用一幅幅图片,配以简洁的文字,

分别展现了“围垦主要工程”“围垦英雄辈出”“围垦处处皆风景”和“围垦精神释义”。通过图片和文字,受众们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

围垦,铸就了钱塘人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崇尚科学,务实创新;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精神,它成了萧山人民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最后我对围垦精神做了总结,受众们频频点头,心灵与心灵产生了高度的呼应。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宣讲接近尾声。我又激昂地说,围垦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围垦精神永在,它会历久弥坚。我相信,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起点“创强战略”鼓舞下,围垦人会再度激发起使命担当,点燃起精神之火、时代之光。传承伟大的围垦拓荒牛精神,在围垦这块神奇的大地上,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续写钱塘自古繁华之传奇。

围垦精神,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展示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展现钱塘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带领下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展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日新月异的进步。《钱塘新区报》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感恩之心源流长”征稿活动,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

征集内容:讲述自己及家庭亲身经历的历史重要时刻。展现在家国变迁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钱塘人民奋进百年的光辉历程,感受钱塘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憧憬钱塘区的美好未来。体裁为诗歌、散文、小说,字数2000字内为宜。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投稿邮箱:qtxqdaily@126.com

联系电话:0571-82987137

在谷口,竟把整个村掩得严严实实。对于我的惊叹,老人笑了。他饶有兴趣地和我谈,鬼子“扫荡”的时候,这棵树的绿荫还救过全村人呢。他一边环指着四周,一边细数着村庄,都被鬼子扫荡了,唯独这里鬼子多次经过都没有发现山谷中还有个村庄。老人还和我谈,村里保留完好的明清建筑有二十多幢呢。站在树下,我更感到神奇,这一树绿荫应该不止一次让村庄躲过了浩劫。

在老家也有一处绿荫大家都喜欢,有五六株树,两株枣树、一株香樟树,还有几株我都叫不出名字来,在村中央的小河边。夏日的早晨太阳升得早,村里的女人喜欢聚集在有绿荫的河边洗衣服,洗好了还在树下站着拉一会儿家常的呢。夏日的中午,太阳猛烈,但树下无阳光又通风,男人们喜欢在这里午休,拿张席子赤膊仰躺,不一会儿就鼾声响起了。夏日的傍晚,这里又成了男女老少聚集乘凉的地方,微风徐来,大伙儿天南地北地谈论着,直到暑气消去才回家睡去。

“绿荫向人浓”,多好的句子,绿荫是有人情味的,懂得爱人,会给予人。是的,她又何止只给了人们阴凉,更给了大家快乐与向往。

苇叶中,寻觅到意外的收获。比如,有人家喜欢把南瓜架,搭在池畔,成熟的南瓜掉到池中,刚巧被风吹到芦苇丛中,你就可以“捡”了。记得暴雨之后,池水浑浊,虾浮在芦苇丛的缝隙中,反应迟钝,很容易就被捉了。记得最有趣的应该算是“捡蛋”,芦苇丛中虫子多,鸭子成天在里面觅食,有时干脆把蛋也下在了芦苇丛,这些,鸭子的主人未必知道。去芦苇丛中“摸索”,不时地能收获几枚鸭蛋。因为谁也说不清这是谁家的鸭子下的,于是,这蛋,似乎理所当然,就归了捡到的人。

现在,围垦的土地,已经经过多年的改造,围垦的河流,经过了多次的整治,大片的芦苇已经不太见得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芦苇还是常见的。一直记得有一年的秋天,因为想拍些芦苇的镜头,围垦的一位承包户,让我坐在他的乌篷船上,他一路摇,我一路拍,有一种水一程芦苇一丛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那画面还很清晰,乌篷,波光潋滟,很有水乡的韵味,记得那位承包户,当天戴了顶乌毡帽。

在秋日,乌篷和芦花,都是一种意境。时间往回溯,沙地只是潮水馈赠给我们的一方湿地,苍苍茫茫的芦苇,是湿地地上最早的居住者。而佳人,只是在摇曳着的芦苇入于诗篇之后,才开始在字里行间出没。当我想起芦花了,沙地的秋天,便有了乡愁的隐喻。

钱塘江抒怀(节选)

□姚坚定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钱塘江,浙江人民的母亲河,钱塘江在其人海口的海潮,以汹涌澎湃,气势雄伟之景闻名于世,被誉为“天下奇观”。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甚至连著名词人柳永看过大潮后,也一改婉约词风,挥笔落下“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这样气吞山河的字句。

从小我就生活在这钱塘江的人海口,生于斯长于斯,我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对您说。我有很多作品,在报纸,刊物上有大量文字写了母亲河钱塘江,我的37万字的散文集《沙地百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日报》评论《沙地百年》是“萧山沙地的现代史”“有文,有思,有趣”。里面大多文字都写的是钱塘江沿岸的人和事。我把沿江百姓对钱塘江的爱与恨尽情倾诉在文字上。

潮水从远方迎面滚滚飞驰,声如闷雷逼近,转眼白线潮翻滚而至,从面前呼啸而过;江水顿时陡涨,逆流沸腾,大地也跟着震颤,潮头最高的可达近4米,潮差8到9米,这是1969年时我在新围垦种队时亲眼目睹的一幕,所以我在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建国以来杭州救灾史料》和萧山区政协编写的《我与萧山围垦》上发表了《我亲身经历了1969年的坍江》一文。钱塘江潮从唐,宋以来年年给沿江两岸百姓带来了无穷灾难。

“十万军声夜半潮”。钱塘潮一日有早晚两回。苏轼写过一句“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世人都以为看潮只在这一天,实际上钱塘江月月有大潮,每月农历初一至初八,十五至二十均是大潮日,一年共有150多天潮日,潮的种类也特多,如一线潮、碰头潮、喷雪潮、蟹钳潮、冲天潮、龙卷潮、海市蜃楼潮等等。南岸的百姓看潮已习以为常,而且钱塘江南岸下游处处有观潮佳景,只要精心打点,都可以变为观潮胜处。

古人仰目所观的天文,便是钱塘潮“天时”的成因,这在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燕肃的《海潮论》中就写了潮水的汹涌澎湃的形成是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力相互作用,导致海水倒灌的“月球引力潮”,另一“地利”则是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海潮涌起时和上游的水互相冲撞,摩擦,再加上下游入海口附近有沙坎,于是激起了冲天巨浪。

当你在临江码头迎着东海喷薄而出的红日,看着它冉冉升起,面对着浩瀚的大海,这壮丽的景色绝不亚于泰山看日出;当看到水鸟盘旋,鱼翔浅底,白帆远逝,波光粼粼,那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里江、海、河、湾四水共导,大海的磅礴,海天一色的广阔,江、海、湾、河的各种植物和鱼类,动物能让人饱眼福,这里是继西溪湿地之后,浙江省第二个国家湿地公园。当然你更不会忘记,登上观潮城和每一处标准塘上,每一处大堤上,看远处一条白线滚滚而来,领略那一浪高过一浪形成的“万马突围天鼓碎,六鳌翻背雪山倾”的壮丽奇观,并由衷发出赞叹:美哉,浙江潮。壮哉,浙江潮。

月影银涛,光摇喷雪,雪移玉岸,没有了白日喧嚣,钱塘江在万籁俱寂中显得格外突出。灯光照在江面,波光粼粼一片,潮声由远到近,层次分明,这场面,非是有心人才能看到。像宋代著名诗人陈师道的“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没有对钱江深入细致了解观察,绝写不出如此瑰丽的诗句,我从事语文教育四十多年,一年里经常去钱塘江边观潮,看到如此美景,深深敬佩古人写诗高超的非凡本事。

这是钱塘江美的一面。

忘忧草

□陈光辉

草非草
花非花
忘忧草

你的名字注定你的前世今生

是一场闲看风起云涌

静听花开花落的邂逅

伫立在六月的河边

独自静好

无关骄阳

无关昏晨

多少过往的旦旦誓言

总在风雨中渐渐消散

多少悲欢离合的记忆

全凝聚成一朵忘忧的姿态

在岁月中尽情绽放

等待不会酝酿出失望

分别不会生长出悲切

把那些人世间的恩怨恩怨

让夏日的雨潇白成

一池河边的烟雨

任尔东南无声无息

放下是一种忘忧

释怀是一种忘忧

顿悟是一种忘忧

淡泊是一种忘忧

得不到的不必追寻

靠不住的不必依偎

爱不着的不必起恨

剪不断那些缕缕忧伤

不如看尽纷繁

不伤落霞映碧水

不争秋月上桂枝

邂逅一花

忘忧一生

绿荫向人浓

□姚林中

“绿荫向人浓”,我已记不得是哪个宋人词里的句子了,但每到这个季节总会想起这几个字来。

夏天的绿荫有时像女人,柔得很。阳光从绿叶间照到地上,斑斑点点,像碎花裙。风一吹,叶子动了,光斑也动了,走在绿荫里,如走进了梦幻里。

夏天的绿荫有时像男人,热烈得很。密密麻麻的枝叶,把阳光挡在了外面,不让一丝一缕穿过,走在绿荫里,阴凉得让人欢喜。

小时候的夏天,家乡有一种农作物——络麻,长得有三四米高,叶子又大又密。田间靠路的络麻为了有更高的生长空间和更充足的光照,常常往路中央长,每到最炎热的日子,田间路就成了绿荫路。放学回家,我最喜欢走这样的路了,不带遮阳伞,一路还阴凉,路上玩耍那是自然的事。

后来到了省城读书,第一次站在校门口,就见一条笔直的林荫路通向深处,眼前的路是通向知识殿堂的路吗?我浮想联翩。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每一株都很粗壮,树干一人

是抱不了的,树冠也长得好,在路面上方自然长成了圆拱形。整条水泥路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又宽阔又长,在农村是见不到的,那是要影响路边多少庄稼的呀。这一天惊喜得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好几遍,虽然我也知道选择这所学校学习,将在这里走上无数遍。

几天后我知道,这是一所掩映在绿荫中的学校。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最初是小学,到中等专科学校,再发展到大学,每一次发展都很少砍树,所以校园内随处都能遇见大树,每一条路都在绿荫下。

课间穿梭在校园里,烈日时,绿荫送来凉爽,可缓缓漫步;细雨时,绿荫遮挡了雨丝,加快脚步或跑上几步,不带伞衣裤也不会湿。至今想来,在绿荫下完成了学业,是多么美好,多么让人回味无穷呀。

那次去山里游玩,见一株大香樟树,感到好奇就停车去看。走近香樟树时才发现树的北面有一条小溪流过,往溪的上游望去,原来是一山谷,溪水就从山谷中来。溪的两侧房屋错落有致,听树下乘凉的一位白发老爷爷介绍,谷中住着一百多户王姓人家。这一树绿荫

泥船。记得晚上天擦黑时摇船出门,天亮的时候,差不多就到达围垦地头了。接着劳作一天,晚上又返回,往往不过夜。

夜里摇船,一路听着风吹芦苇的沙沙声,凉快。我那时还小,不过这样的船还是坐过几次的。从生产队里出发的时候,是空船,摇起来相对不费力,大人们兴致就高,时不时会把船摇到芦苇从边上。站在船头的,用撑船的竹竿,敲打着水面,那时鱼多,常常会有鱼儿跃出水面,跌入船舱,有经验的,一路行船,能收获好多条鱼。不过等返回的时候,船只载满了收获的农作物,吃水很深,船速很慢,摇着又累,大人们只盼着早点到家,就很少有兴趣抓鱼了。

那时的人家,灯火黯淡,夜一深,往往就漆黑一片了。回程路上,一路听着吱吱嘎嘎的橹声,小孩子禁不住瞌睡,往往就睡着了。如果芦苇不起声,说明没风,大人们通常不会喊醒我们。但如果风吹芦苇,沙沙地响,大人们就不让我们睡着,说在风中睡着,很容易着凉了。茂盛的芦苇,会让人想到听过的一些鬼故事,小孩子的心上,会感觉有点阴森可怕。好在有大人,也就不会特别在意了。

其实,那时我家的门前,就是池塘,小半个池塘,被芦苇占了。夏天的晚上,我们喜欢到池边乘凉,又不敢太靠近芦苇丛,怕芦苇丛中藏着水怪。不过,白天就不怕,如果有心,还可以在茂密的

